

PL
2694
S8
1682

Sung, Lien
Sung Wên-hsien hsien shêng
chi

CALL NO:	AUTHOR:
PL 2694 S8 1682	Sung,
	TITLE:
	Sung Wên-hsien hsien shêng chi
EAS	VOL:

龍雲川卷上

王

v.4

宋文憲集卷之十

金華宋

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雜著

燕書

秦昭王卽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爲不至矣、先饑而餉之、未凍而裘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繫維之邪、益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曰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飢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罟之、詔

而馴之。命之舂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命作兜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踞蹠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魑魍則噬人之物。叩首則百獸龔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飈四發。非惟不敢近。矧敢狎獵人羃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蹯下。無所不至。魑魍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搏土爲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爲鬼。則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

形大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彘肪誘而致之集於乾壺玆與黃異貯序而教之布髹几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玆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辯聞鉦聲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魑魍獸也伯趙禽也虬蜉蟲也皆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莫心志寧嗜欲故也况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游

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劍舄乃廢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濕。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况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遷諸寶。若毒冒頗黎火齊馬腦之類。白光冒華然。遇東風覆舟。附斷桅。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陰山中。

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必死，尋歌
竇絕氣，庶遺齒不爲烏鳶飯。未入猩猩自竇中出，反
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雹葵委萎諸物，指之食。西
王須方餒甘之，竇右有小洞，棲新龜厚尺餘，甚溫。讓
西王須，猩猩獨臥於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
盟，尹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
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
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之，猩血
可染縞，經百年不篤，是獸也，脂刺之，可得斗許，盍升
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

○快○甚○快○甚○

何爲囊石加頸沉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弗戮鬼
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
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
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
以往○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

奔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

升堂○默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儂者設筵○薦脯醢○觴胸○

胸起執爵啐酒○且酬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

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鬱

攸是崇虐。燄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鰐。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燄。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憤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蹇儻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

髮元情弗怡。艷色嫵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
旃曰。君聞癸比子。參之爲人乎。子參慎妃。藕十年不
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癥如叢珠。且
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
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爲北里之舞。以惑人。子參一
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元姬。朝筑焉。莫坎侯焉。
嬖之甚。子參稍出游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
世人多一目。云其友宛爰都憐之。爲致趙女。光艷皦
皦。照人世。謂問須白台。不能似之。子參逐出。曰。何物
醜類。敢儕吾元姬。所謂元姬。其君之智人。與中山君

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
媸最易辨。且不可。况其他乎。世道既汙。以佞爲賢。以
正直爲儉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弗決。公石師
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畱行人。兩而一心也。因
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
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
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珣乎。腹藏蟹。饑
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珣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
能無也。瑣珣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螻鼠乎。與叩叩

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距虛負而
走。亦兩不能無也。歷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
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妒。饑則爭啄。一俟其暝。餐蠱
草害之。及下。嗑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蜃爾。
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北肩之民。迭食而迭望。
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
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
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驩然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
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
用哉。密須奮可謂諷矣。

夏鍾曰燕書如干首博辨奇詭與劉文成郁離子
一書大相彷彿先生自注云予爲此蓋取郢人誤
書舉燭之義當世好之謂有秦漢風乃先生獨愧
汗不止以爲優孟衣冠也吁不讀此種文字安知
文憲公之無
所不有哉

出風入益

難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

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
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
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
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夫惟不見主故肆
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興師以求九鼎。何也。
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先王
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
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欵欵以尊周。爲
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

抑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摩以
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籍累
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
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
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言惟不軌
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
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
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
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
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

齒之邦。必注強弓。蹠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爲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殽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噉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爲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

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爲。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爲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爲不穀。肫肫然諭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觴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卽日罷兵西還。

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爲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旣不能然復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誑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爲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夏鍾曰事固有言之不必其效而大義不可不明於天下者此類是也

語

廣薛季杲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杲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奸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杲無一言以爲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杲曰僕亦爲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爲

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
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克○於○東○都○戮○建○德○於○
河○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
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蟻○蟲○生○於○鎧○冑○之○間○蓋○出○萬○死○
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爲○聖○子○神○孫○建○萬○世○
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皇○
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朝○明○堂○恣○行○殺○
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服○色○置○社○稷○
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聖○
皇○帝○南○面○而○朝○群○臣○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

也。侍郎豎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是捨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鄉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留意乎？東之曰：吾業與玆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

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齏粉矣季景曰不然武
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
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
餘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插鋤爲兵以俟南軍之
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况今日乎侍郎朝玪武門
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
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卽誅武后天下有不
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爲亂言
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雖
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季景曰

武后之罪。浮于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
呂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
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
唐。有欲持一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
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快
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杲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
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
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
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
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

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東之曰。吾
爲唐家老臣。卽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于地下。
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
山他固不識也。季杲見東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
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寘之。二凶雖誅。諸武
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骨。况三思又
得幸於上。儻白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
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
耳。無相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
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杲退。彈指嘆曰。唉。吾以東

之爲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死
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罷
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思
所殺如季杲言

夏鍾曰二凶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杲謂二凶雖
誅產祿猶在朝邑尉劉幽求亦云止慮三思一人
耳未嘗及武曌也先生廣其語謂宜執武后獻諸
太廟數其過惡蓋兼用胡致堂武氏九大罪之說
然致堂引經據義立論較此尤嚴參看爲妙

志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琰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巉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曠怪石四瞰峰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

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
西流。滙爲小窪。瑩澈泓澈。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
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
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
傳有巖角。肖鷹喙。晡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
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
嵬虺。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
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
山腰緣葛而前。竹籊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
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可七八

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
有水珠。絪絪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湧。
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
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
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
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
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
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峰。由鴈蕩而南。時有白
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嶄嶄勢。
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

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岷東折，度略約橋，趨三學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岷窾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輶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閭山。村人多舍篁葦間，有平臯數百畝，可耕。穡傍汾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蓁蓁鳴，越十步至。

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
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
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
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
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
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
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嵯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
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
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
作塚。或云龍子之母塋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

五潭。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
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夏鍾曰。按志一過如置身五洩間。令人耳目應接
不暇。少文之卧遊。良有以也。謝公之展齒。何多讓
焉。

錄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
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閭不可擘拳其脊拆仆
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
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
日獨飲娼樓蕭焉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
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
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
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

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
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
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
問卽不能荅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
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
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
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
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
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
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是

許○多○不○平○盡○情○吐○出○

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泰定末德王軌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
闡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
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
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彝尚未臣
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
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
却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
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
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

非王士矣。公柰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
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
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
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
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槩者五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
隨之。暨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
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
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
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

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
使立勲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
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
始絕。玃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
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
也。

夏鍾曰。奇人奇文。上下
數千年。目中亦不多見。

幾千半目中亦不多見
夏蟲日奇人奇文土下

山

自見。昔。姑。獨。鼠。不。靈。明。日。莽。市。靈。吾。咲。其。然。邊。上。濟。
中。時。莊。品。來。判。尖。宋。競。對。林。木。開。對。源。亦。必。當。亦。以。
少。百。山。西。故。未。二。十。九。天。不。大。具。中。鼠。效。千。里。人。法。
言。入。土。星。山。為。獸。士。餘。十。半。絲。
對。立。燠。萬。里。似。代。辭。又。三。只。蒿。不。命。出。亦。都。出。尚。何。
其。事。不。可。歸。疑。斯。四。豔。美。日。天。主。一。具。睡。懶。幾。胡。不。
之王。幾。餘。云。主。土。章。薰。前。天。千。會。丞。昧。與。王。亦。劇。餘。

辭


思媿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况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媿人辭。辭曰。惟媿人之惜媿兮。賦誇質於自然。脩蛾規而凝黛兮。

男目轉以成聯。妥鬢髮而如雲兮。歷輔巧以承權。纖
腰秀頸。若鮮卑兮。容都男而體便娟。寶璐縈而右繞
兮。桂徽隋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冠。
向瑤臺而微步兮。意憺靜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
以相遺兮。復溶與乎江干。勢翩翩其褰舉兮。若游龍
之在淵。何人間不可以久畱兮。遂凌兮乎高寒。馮道
紀以爲御兮。鍊天和而爲飧。徑駢馭於陽陰兮。時上
下乎星辰。歎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覲於芳儀。念娉婷
之鮮雙兮。邈迴颺而曾思。欲愁悴而委情兮。氣涓鬻
以如炊。道苟可以遙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嶇嶇而

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曠豁而閭閒兮。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糾而柴席兮。蘋草藿靡以相望。豐狐思羣而永嗥兮。文鵠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兮。空雲龍之將將。蹇佗倅而望絕兮。耀靈胷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兮。懷繡帔之陸離。蒼灝霽落而無滓兮。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緯乎空庭。苦鴻鴈之癰癰兮。厭羽蟲之薨薨。撼戶櫬以悲惻兮。恨厭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壇兮。牀獨坐對乎華。

鐙鐙影搖曳如鳥旌兮。象中心之靡寧。寒麗狺狺而
競吠兮。耳恍聞於跂音。疾倒屣以啓關兮。飈闐葉於
枯岑。縹綿綿而莫抒兮。托幽寄於瑤琴。琴聲咽而思
淡兮。類孤雌之鳴陰。更家嘆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
東。舒枕衾而就榻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
兮。橋有物而衡中。息纒纒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
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羣靈續其若鼓。氛旄溶以隨焱
兮。鳳旂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虬節兮。鞭列缺以斥
豐隆。豹羃熊幡。聿皇以奮兮。樛流紆譎。鬱以相蒙。左
攜右衛。動以綢張兮。倏腴倩湔。雲滃而雷春。回穴幡

纚汨以鼎歛兮。吸鼻瀟率藹以蒙鴻。穆眇眇以前邁。
兮。翩粉粉而弗止。莽冥冥以無垠兮。勢皇皇而迤靡。
超氛埃而淑郵兮。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噉以向日。
兮。有赫戲之華文。揚芑燦以上焱兮。粲重離之丹門。
炫赤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歛東趨於蒼極兮。
青瑀紛其竝迎。羣神衍衍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鳳笙。
四酎芬而凍飲兮。暈玉色而帶頰。揖素威以升皓宮。
兮。盼四極之浮浮。蓐收顧余而破顏兮。之華。
鉤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
冥兮。朔颼颼以吹裘。有夫立巾而櫬甲兮。握靈蛇以。

爲驅重陰。沍而未啓兮。肅玄氛之幽幽。四方非不可
居兮。悵莫余都。馳兩轂如飛。九兮。又滔滔而
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爲兮。獨悲若彼中天
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
愆於恒素。怛忽荒以從之兮。駕剛飈以徑度。胥光炎
之所所兮。糾纏鬱決而不可正視。珮薨彤楹屹以上
起兮。瀏濫弘悄。雲譎而波詭。連卷欂。峗杳以軋芴兮。
歲魁幼眇。蟲以高峙。中洞房之沕穆兮。乃媿人之攸
居。使舅姬爲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胥朱扉之洞
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爲喻兮。光照

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
靈兮。昭質弗沫。母染爾穢兮。昧厥施。紉葯襦兮。曳
旆。結蕙纓兮。張椒幃。勺桂漿兮。嚙蓀麋。索胡繩兮。畦
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
聽兮。書輦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
寤。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沉思
兮。顓獨處而繚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
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彜。道弘敷於
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
昭如日。叅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鼈之嫠嫠

今固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
余雖質難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
衡兮。撤蔀蒙而祛尉。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
媿。縱不得嫩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子既

為此辭嘗錄一通寄王子充子充蓋有志同子
學呂者書以識之庸俟異日各考其學之成也
夏鍾日波瀾閣
肆騷壇遺音

雲中辭

黃巖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華然以文
名會天下紛擾輒被鐵衣操蛇矛集兵以禦寇尤能
挽強命中衆初弗信君設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

矢○以○往○轟○然○一○發○輒○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
馬○間○及○天○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
以○取○士○君○慨○然○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
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又○解○去○通○判○沔○陽○府○刺○
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投○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
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
桃○山○焉○羣○峰○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
緲○輕○盈○如○兜○羅○綿○籠○罩○巖○谷○如○翔○如○舞○絕○可○愛○玩○有○
時○下○覆○欄○宇○覺○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
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君○恩○未○報○不○敢○决○去○他○日○髮○

種○種○當○挂○冠○而○歸○與○雲○爲○朋○姑○以○雲○中○生○自○號○蓋○以○
表○其○志○云○夫○雲○之○爲○物○出○乎○太○虛○歛○然○而○有○忽○然○而○
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徐○其○興○結○而○
爲○祥○鸞○散○而○爲○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艷○黠○鬱○勃○
錢○馬○長○驅○雷○電○爲○之○恍○惚○而○甘○霖○注○焉○嗚○呼○雲○哉○何○
其○有○類○於○君○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
繁○華○者○贈○勺○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爲○糧○物○
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
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弼○知○誦○子○之○文○久○矣○盍○爲○
賦○雲○中○辭○乎○予○聞○君○襟○韻○灑○落○得○喪○一○歸○于○天○故○其○

顏四時無憂色。其號爲雲中也。亦宜爲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薄之勢輪囷兮。復嶮嵯膚寸而合兮。
既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渺渺。渺渺兮。雲之歸。玄功
泯泯兮。邈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
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夏鍾曰高
爽在目

蔣季高哀辭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濂畏暑。被髮行青松間。忽有
客自東陽來曰。蔣季高氏歿矣。濂聞已。哭之哀。哭已。
進客問狀。客曰。前月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已已。卽

有滯下之疾。晝夜之行。餘百久之。熱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懼。亟呼醫視之。醫至。脉已絕矣。自己巳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此。濂聞已。復哭之哀。乃尤天曰。嗚呼悲乎。不知何由。而天吾季高乎。使季高其行。負天地愧神明。天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弗言也。非其道弗爲也。言其事。親則孝。而恭。處伯仲則穆。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族姻則惇。而莊。接閭黨則惠。而慈。求其致天之由。無有也。今季高何爲。乃適爾乎。豈高高在上。果不可必乎。抑其視夢夢。不能別善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人。其尚足徵乎。嗚呼悲。

乎。初濂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蓋蔣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也。濂用獲交。季高父子間。時季高尚未冠。卽能執經問難。進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愛。歲幾何。旣哭其父。今又哭季高焉。則夫人世如傳舍者。可不信乎。嗚呼。悲乎。季高篤意於學。方先生旣歿。復負笈師事侍講黃公。會濂亦執灑掃之役於公門。與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爲文。皆雅馴可傳誦。濂甚敬之。每一會。繡湖上。輒握手吐肺肝。間酒酣。氣豪。競出慷慨背俗語。季高喜。益與濂

親季高善辨說。袞袞數千言不休。濂不能屈。每務力
勝之。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喜笑一
怒罵。皆別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爲常。豈知別
後之相思者。乃爲死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
爲季高一酸辛乎。嗚呼。悲乎。去年之春。季高有書來
曰。東西二峴山。無君足跡十年矣。縱不爲吾行。其可
貽山靈之所笑乎。濂束閉戶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
如季高言。濂所居。實濠州青蘿山。山中林樾蒼潤。孤
猿野鶴。見人了無驚猜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濂自
念。雖不能爲季高往。季高清俊士。折簡招之。或可一

來○當○共○飲○水○哦○詩○或○投○壺○白○雲○間○亦○一○樂○也○豈○知○季○
高○遽○棄○濂○而○長○逝○乎○峴○山○之○蒼○翠○固○在○眼○寧○不○對○之○
墮○淚○如○襄○陽○乎○雖○欲○重○登○顧○後○瞻○前○而○季○高○不○見○又○
寧○不○爲○之○感○慨○乎○嗚○呼○悲○乎○季○高○之○太○夫○人○年○踰○八○
十○母○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纍○纍○在○疚○長○者○僅○七○
齡○幼○者○尚○居○乳○哺○中○惻○然○可○念○季○高○之○死○兩○目○能○遽○
瞑○乎○嗚○呼○悲○乎○季○高○已○矣○濂○將○撫○季○高○羣○行○爲○書○以○
信○後○世○適○有○故○未○及○爲○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
寫○中○心○之○悲○季○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岱○嶽○可○移○
瀛○海○可○填○濂○之○哀○吾○季○高○者○尚○何○時○而○已○乎○嗚○呼○悲○

乎。嗚呼。悲乎。季高諱允叔。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

九云辭曰。

○非○歌○非○哭○不○能○成○聲○

有木。蕤蕤。今嗚呼。將鬯其施。今嗚呼。霜雪何爲。今嗚呼。竟從而折之。今嗚呼。天者不可知。今嗚呼。千載之悲。今嗚呼。

夏鍾日至情纏綿幾于一字一淚當與昌黎公歐陽詹哀辭並傳千古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余獨歸之孝婦。而不靳者。將以媿爲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

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腑道澁。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淡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爲親浣廁牘者。史臣尚以爲難。載之於策。考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爲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爲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爲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爲斯世何爲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予金華。僅二

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旰以媿人婦之不孝者耶？非惟媿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德在，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夏鍾曰：非惟媿人婦，抑將媿人子。煌煌大言，有關綱常名教。

贊

溟滓生贊

有序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
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
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
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
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
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
尚了然、心日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
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

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
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
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
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
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戈○
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
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
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
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
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母○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

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日：「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略、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會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亾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

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側手布籌。雖

平昔所斬。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珰珰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瞠而

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於
百原。超神冲漠。凝於晝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
匪厓。我陟其顛。莫溪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
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牖。載神於言。炎炎
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告祥見徵。上髮
紕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鬻。尚其息矣。維生
之知中。如沸。羨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
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旣嘉。我
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車龐龐。
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星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

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於大川。
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子子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
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鵲舞於林。鬼瞰於舍。孰投是艱。
會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於冥。睠生之
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
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亦不類。激贊
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
何今。

余自幼卽見長老談溟滓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
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蘊如此。

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愍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濂志

夏鍾曰溟滓生奇矣

贊亦奇甚可與並傳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今龍堂則邇玉雪皦如今肯汚泥滓赤日出海今爾心不死

越國夫人練氏像贊

有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闔慘舒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

者恒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其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榮。挺然而莫之遏矣。時至五代。用兵爭強。屠戮逮乎鷄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人道。有能於其間。不爲氣運之所變遷。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敷遺於後人者。其澤局有旣哉。閩之練夫人諱寯。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肉髮淡沉。而端毅。終日或不一笑言。且知識有絕人者。時閩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巖。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我公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悟不

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爲大將。一則金陵邊鎬。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西撫安使查文徵伐閩。取建州。鎬爲行軍招討。建封爲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郭。八月甲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躋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登法從。歷

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
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施報之厚。未
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廓昭融。不限封域。視
一城之生聚。不翅如一家。真有所謂仁者之量。殃慶
以類。大易之旨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
不絢著者乎。昧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爲善無足倚。是
則天之生生之道絕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存
道。以遺像求予贊。予旣質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
復爲之贊曰。
懿彼夫人。生于七閩。肉髮有倫。靜毅而莊。動循厥常。

女士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州桓桓
旗旄繚繚以扼建關將固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徵
二校言旋何期之愆絕首以懸夫人曰吁乾坤創彝
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遂爲唐臣建旆而軍爭城以攻
火旗晝紅陷其四封二校有云使鬼爲人夫人之仁
曷其報之曷其我私曷授我旗旗植於衆有突而譁
我劍之加夫人曰吁是城卒屠我生何爲有衆若林
昔而斧礮今而謳吟夫人之亾其迫已藏其澤愈湧
傳紫襲龜霧滃雲迷被於今茲遺像儼然萬目斯瞻
曷取則焉矣

夏鍾曰此亦陰騭錄
也存之可以勸善

龍馬贊 有序

西南彝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
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濠
齋淡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
酣鬯彝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
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
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
其芻菽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
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

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

焉。臣濂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彛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侏形僑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

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
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
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
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天。
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懸晴花雪。
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
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
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輶。太霞五
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

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
不必連年徒用兵

夏鍾曰序贊俱佳語語引
君當道則先生本色也

宋文憲集卷之十

三

天賦聰明
不假雕磨
文章之妙
不可及也
其於世也
如日月之
麗天也
如江河之
流地也
其於人也
如草木之
萌也
如鳥獸之
育也
其於物也
如金石之
堅也
如珠玉之
潤也
其於事也
如指諸掌
也
其於人也
如指諸掌
也
其於物也
如指諸掌
也
其於事也
如指諸掌
也

吾當從
夏鯁曰
不贊身
卦詩謂
凡

不必費
平哉用
兵

不來
致
明
近
幾
殊
軍
卒
圍
須
禍
越
天
下
本
林
蘇

銘

詩塚銘 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魯修。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修。修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修懼其詩失傳。埏埴爲甕。刻瘞芝山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效坤之靈。何黹綏兮。烏文龍章。於粲其英。叶昌厥辭兮。冥智斂真。返諸至神。薶黃壚兮。洩爲醴泉。三秀千眠。合貞符兮。番山可爨。番川可移。道如初兮。

夏鍾曰與羊祜峴山碑同一好名然奇思至此真奇男子也可以想其詩品矣

銅雀瓦研銘有序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真而文黜。蓋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爲造銘曰。蜺璫成胎。資氣母。炎火一爍。貞且壽。禁甫迴風。著勲久。何哉。舞榭鹿爾踪。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贊觚翰。列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夏鍾曰天假漳河滌其醜一句好

宋文憲集卷之十一

金華宋 濂景濂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墓誌銘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爲典簿其爲人也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爲屬濂以索文者接踵於門雖諾之而未暇爲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

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獬犬突出軍中衆睥睨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謹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爲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

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
君卽折弓矢脫略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
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
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
摩穢剔汙扶其起臥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正母又
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置
刀孟上而禱於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
至晡頓顙於地顙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
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
刀終不可動起引之割肉置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

左右勿泄。羨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羨喜。爲之握筯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旣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攜家入蘇。誠謂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貿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

有墜舊宅券書及他貴物於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啓爭端矣。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氍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烟。府君憐之。天未明。攜錢二十緡。潛投窗隙而去。歎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蔬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

曰彼胝肩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枕藉。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卽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蔚爲名儒。從典簿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圓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

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禮部累請封於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於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於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卽懋莊。女三人。一天二適某某。孫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人。女一人。府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

布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嗚呼
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
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子焉則一郡治此無
他人之所秉恒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俗之道蓋
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往
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
今府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割股愈疾固人之
所難至於菱未華時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
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
孝子者曰葉蒼秋九月母有渴疾思生李食之蒼號

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以爲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蒼類耶。蒼之名尚傳於今。而弗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也。銘曰。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醇懿是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寢。子今吟呻。稽顙于庭。籲彼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惜。親年可延。我志則懌。求菱大澤。悲啼欲暗。豈異未華。獲實者三。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邇遐。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况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心。

參預藩方勒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夏鍾曰公已作瞿孝子傳矣誌銘更爲詳盡故並錄之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隊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旣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侯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畢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

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
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
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
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賁隸。
無不俛俛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
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
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
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
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
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

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

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

姓。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侯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子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爲家。畱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修然而逝。實

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
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
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
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
先生石公一鰲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
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
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
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
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
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

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
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
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
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
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
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
獻公潛歐陽文公珵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
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
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簫時

吸而出之。母_其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
嗚嗚而泣。生平_不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
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
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
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
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
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
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
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荅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
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

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起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泊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灑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

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

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
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
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
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
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
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今伊洛發遺精。天人旣混合。今陽陰悉
苞并。無聞不開闡。今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今白
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今薈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
今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今吐言一如鏞。噌吰達

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
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
亡。解之溢衆目兮。環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
華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
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
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
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
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
祀垂休聲。

夏鍾曰隱君子著述悉理學家言文憲公志之有以也然其書不可得見矣惜哉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沂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兢來謹譔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

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遂速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

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卽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鉢肝劇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旣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

縻以章綬耶。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雲烟出處。間修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周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鼎。次卽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云。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

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
曰。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
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
一旦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
千載弗墟。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夏鍾曰。徐方舟當明興之初。又與青田諸公遊。而以詩人自晦。抑何介也。然鍾鼎山林並峙人間矣。

唐思誠墓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婺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
年來。故材已賁。而新秀未茁。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

有其人而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濂年十九時來書游城南。識思誠於立暢樓上。思誠長濂僅三歲。濂見其歛容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中語。而以義裁之。袞袞五千餘言。濂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斯。故知之爲獨詳。他固不能皆然也。自是以來。日與思誠親。當風氣驟。賔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若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蘼雜芳。不擇地而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爲。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奇士。世之敏洽者。將能之。

而未知其充積於已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穎
吳公游。越而思誠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
思誠搜剔經髓，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聽。戶外之屨
常滿。一時寓卿若辨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叅知政
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交。聲華張甚。及思誠自淮
陰還，會濂客錢唐上。思誠竭蹶來訪，濂欣甚，出醇酎
與思誠飲。燹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種。餘
及僻隱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
憶。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誠，抵
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訥然不

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閔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疆記。不下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思誠。思誠荅之。如撞巨鍾。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爲士者。趨辨目前。一遇有問。舌拄齦。不得發。孰有髣髴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耻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厨爾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極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自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旣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

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赴。再遷衢州路學錄。亦未及上。忽創發。下體大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濂方避兵勾無山。南思誠之沒不及知。暨知之而思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弗能絮酒一酹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孳狀以墓銘爲請。嗚呼。濂其尚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傳。已略能誦詩。既長。受業于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覈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爲宗。故粹然一出於正。

武威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請書楊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古文苑。卽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爲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鉤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于家。思誠諱懷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

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曹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累遷著作郎。迭守名藩。更秉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君子之澤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徵之。孰知一文學掾之祿。有不能食。况望如先生烜著於時乎。此濂反覆嗟悼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垂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隆。可行志於一時。學術

之殷則遺芳於千載。令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惡知後之人不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濂又何悼焉。姑歷序相知之次第。以告世之知思誠者。思誠曾祖欽。祖津。父琰。孫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賁。晉恒震。女二甲戌。汪道演其壻也。孫男三。道堅。無逸。梓材墓在縣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葬。銘曰。孰爲嶢嶢。而不昭昭。孰爲詵詵。乃復焯焯。二氣糾紛。莫知其門。有遺者文華乎。霞氛。旬乎霆奔。不泐以堙。

不軌以髡。後千百齡其永存。

夏鍾曰公與思誠可謂畏友矣歷叙相知次第往復情深鳴咽欲絕

林文憲集卷之十一

九

墓碣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耄力辭。一日有持隴上白雲橐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英英乎嚴花靚妍也。冷冷乎若幽人狷士。飲冰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踦而荅曰。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濬。字顯之。姓林氏。世爲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發必竭盡其興趣。雖雕胃琢腎弗顧也。嘗構一室。淡廣尋丈。內外以至塗之。

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脩脩然生。先子澄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朋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絕纚纚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之以爲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爲之根。水火交構。載其營魂。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穢旣澄。游神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修。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爲三一子。通玄之士多奇之。集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處士號。

之先子弗欲也。吳元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
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亟出沒于河。年六十又三。洪
武八年乙卯某月日葬于臨海縣興國鄉慶善里龜
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飭。親仁善鄰。具有恩意。而所
謂白雲豪者。尤爲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肖願圖文
鐫之。微顯闡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敢再拜以請。嗚
呼。予爲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
書如此。又安能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
士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先配杜氏。生珪。繼室章
氏。生宗。卽來速銘者。以學行舉於朝。授南陽府同知。

鄧州事遷太原府通判女二杜元昭金仲德其壻云

銘曰

不艷於榮。不徇於聲。一以詩名。弭其人龕。發其天倪。
龍虎功齊。寄情五絃。羽衣蹁躑。望之若仙。尸解於河。
其幻則那。壽何少多。邈哉紫虛。有鶴來歸。千載之思。

夏鍾曰遙情勝致相
賞於山高水長之間

神道碑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

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歿于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喪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群行堙沒無傳請于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尚書臣籌以其事聞制曰可遂勅翰林學士承旨臣濂爲之銘臣謹按畱守都衛經歷天台詹鼎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廟諱更名真因字貞姓方氏其系

分自莆田。再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岩。遂占籍焉。公長七尺。狀貌魁偉。而身白如瓠。有偉丈夫量。未嘗宿怨。識者已知其爲貴人。至正初。李大翁嘯衆倡亂。出入海島。劫斂漕運舟。殺使者。時承平日久。有司皆驚愕。相視捕索。久不獲。因從而綏輯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復效尤爲亂。勢颺張甚。濱海子女玉帛。爲其所掠殆盡。民患苦之。中書叅知政事朶兒只班發郡縣兵討蔡寇。公之怨家誣構與其通。逮繫甚急。公大恐。屢傾貲賄吏。尋捕如初。公度不能繼。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

小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酷吏藉之爲姦。媒孽
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
爲得計耳。咸欣然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妄械齊民以
爲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數千。久屯不解。朝臣察其
非罪。奏爲慶元定海尉。使散衆各安其居。自時厥後。
汝潁兵大起。海內鼎沸。齊國忠襄王李察罕保釐河
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真。分
有江漢。荆益。張士誠。據淮淝。公亦有慶元。台溫三郡
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從橫之術。走說公曰。
元數將極。不待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

有分裂之勢。足下奮襁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泝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餽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歐越。可傳檄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若爲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遷。至江淞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真。統十將軍。兵七萬。禦公於崑山。崑山去姑蘇。

七十里。士誠之僞都在焉。文炳真陳兵城中。仍以步
騎夾岸爲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
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衢。乃復參用步騎。
兵雖衆。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趨
旂子橋。文炳真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公戒其
衆持葦席藉塗泥。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火箭亂
射。公燎及鬚髮。橫刀大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
軍大潰。若禽鳥散去。公與壯士追擊。趨其中堅。文炳
真接戰。公出入陣中。所嚮輒披靡。橋左右水騎訖不
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真棄馬走亡。七將軍

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七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送款。請奉元正朔。公還。遂以節鉞鎮浙東。開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勲。復數加爵賞。俄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衢國公印章。昆弟子姓賓客皆至大官。當是時。今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無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臨濠兵精甚。所至無堅城。此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卽遣子完入侍。上喜曰。自古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爲。

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
白金以給軍貲。上許之。然猶自海道輸粟元都。時群
雄方爭。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
境上。唯求庇民而已。苗軍劉震、蔣英等叛婺州。殺首
師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衆皆賀。獨公不許。
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
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卽他日叛我。又安
可必耶。遂帥師擊之。仲兄中流矢而沒。上遣使臨祭。
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上詔大將軍徐魏公平姑蘇。
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莫府賓客無所

陳說失朝賀禮。上怒。大軍且壓鄆。公憂懼不知所爲。乃封府庫。具民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外於天地。敢一陳愚衷。惟陛下裁幸。臣本庸才。處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擊雷掣之師。至于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待于時。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

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則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

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候命。上覽表。趣公入覲。公至京師。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卽叩首謝罪。上以公誠懇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上燕坐。不能興。輿至第。則成疾矣。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宣武將軍。僉廣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完忠顯校尉。虎賁衛千戶所鎮撫令公得親見之。已而公疾革。上遣中使問所欲。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無尺寸之。而子孫庸魯。絕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

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犬馬報陛下矣。言畢而逝。壽五十又六。上聞哀憫之。親御翰墨爲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亦皆奉。上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諸子曰。我卽死。母歸葬海濱。主上遇我過厚。可求皇城外地埋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惟時禮部爲奏請。上欣然可之。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禮也。公世爲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弱之。屢致侵蝕。父笑曰。吾諸子當有興者。母久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貴。得屢

贈三代曾祖天成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祖宙光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勲皆柱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銀青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國公。曾祖妣陶氏。祖妣潘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子男五人。其二卽禮與完。其三曰本。曰則。曰安。女五。二適士族。餘在室。孫男六。隋大業末。海內紛紜。汪華聚衆保民。據有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境。雖屢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庫。籍民數以歸職。方擢爲歙州刺史。歿于長安。其事與公似無大相遠。

者蓋公以豪傑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縣之民。天
兵壓境。避而去之。曾無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於生
民甚大。然而天寵所被。賜官丞轄。享有祿食。而二子
皆列崇階。赫奕光著。視唐則有加焉。於是歷序其故。
著爲銘詩。以宣朗國家之鴻烈。而及公保民之偉績。
云爾。銘曰。

元季紛紜。群雄相吞。公據海濱。志欲靖民。黃屋左纛。
我非敢覬。綏定一隅。以俟真主。大明煌煌。出自東方。
天威奮張。孰敢不來王。乃籍土地。乃封府庫。大開城
門。委之而去。皇帝詔還。喜動龍顏。卿能庇民。朕數嘉

歎卿居海邦。倚水爲強。旌旗揚揚。武夫洸洸。舳艫數
千。橫行海中。諸蕃畏威。莫越其封。炳乎幾先。能順天
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哉。暴強驅民。鋒鏑酣戰。弗
禁身。乃就殛。以此較彼。卿實爲能。爵之崇階。祿給子
孫。天語褒嘉。金宣玉奏。公拜稽首。天子萬壽。惟公挺
生。人中之豪。功在三府。其惠孔昭。華之保敘。事與公
類。至今廟食。春秋不廢。公雖歿矣。德局忘矣。太史銘
矣。發幽光矣。

夏鍾曰。叙次。爵子。橋戰功。筆法。全乎史。漢方公謝
表。尤佳。字字出於至誠。真能感動聖主。殊覺吳越
王錢鏐傳中。少此一
段文章。爲大憾事也。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若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

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上于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而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群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

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
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
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
管、狗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歇沙、劇
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聞、三日、夜、皆禽、殺之、授
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
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
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
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盜蟠結梗道、公操子
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

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郤氏公與
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
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
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
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
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鹵之至九江軍中惡
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
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矚漁
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髻舟渡江遇
漢濱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

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
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
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
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
七年拜今官卽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
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巳未合葬上元
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
公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邁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

門前翼後衛。翦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
萬人蹂躪群盜。猶靡磨大刀長戟。屬橐鞬。左麾右刺。
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
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
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
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
艨艟蔽江躡鉤援。搃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願
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
齧齧怒髮上。指目吐烟。叶汝賊克頑犬與豚。願醢汝。
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

乘雲叩帝閭。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立侯賁九原。孤兒保有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夏鍾曰花雲夫婦死節孫氏存孤千載奇踪讀之令人興嘆不已。中叙存孤一段酷似史記趙世家筆法

碑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旣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毘陵人。一遷於番。再遷於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

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
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
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
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
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
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
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
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崑南先生方公鳳
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

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敖私挾一
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
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
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
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
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嵩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
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
覽卽悉其指趣嵩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
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
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

■山經地志字學族譜

林文憲公集卷之廿一

三

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卽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論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儒。主去畱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

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伍洩鄰。榛篁蒙翳。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莫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

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
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
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
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使宮商相宣徵
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能調
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
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
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
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蕓書
院正長未行而疾作裏風挾疹血交襲顏面壅黑

兩脛罷屨、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錡、贊覺謂人曰、汪錡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於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諤、士謐、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盍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淡、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

表裏一致。與人遊。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卽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藁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白文氣日

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惟古之作
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
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
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寘之司馬遷相如劉向
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
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於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
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楊子
雲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於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
郁紛輪囷。敷爲至文。降於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

卷之十一

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焱行。品彙咸亨。於粲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於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真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苾。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齋。云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夏鍾曰淵穎先生著作誠富乃其駁司馬遷傳孟子一段議論真千古特識也稱為大儒不誣矣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早夭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割股雜淖糜以進疾遂廖或告之曰此若女孫

殷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俛俛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禱事，皆以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溼。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

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
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校○卜○於○神○
邊○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薰○香○自○誓○
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
轟○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
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
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
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
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
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

聞次於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
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
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
事於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
共之肯以形體旣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
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
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耶或者作鄜人對痛斥
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
地世未嘗指以爲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耶此決非

韓子之文其倣而托之者耶。余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夏鍾曰先儒謂忠孝不可愚此固中正平易之論要之愚到極處誠通于天矣陳孝女是也孔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吾取以爲斯碑贊焉

